

春从哪儿来?一说是东风吹来,“风含和与气满城春”;一说是由鸭子的羽毛带来,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;一说是大雪送来,“飞雪迎春到”……我欣赏这最后一种说法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冬天是白色的。雪给大人们带来希望,即“瑞雪兆丰年”,下雪就是“下粮食”“下好运”,即便围在热炕上扯闲篇,心里也是踏实的、温暖的。大雪还极大地激发了孩子的想象力,给他们带来只有冬天才能玩的各种游戏与无尽欢乐,甚至可以选一块地方把厚厚的积雪清理掉,撒上粮食,在粮食后面布好机关,因雪封大地而觅不到食的各种鸟儿们,便会飞扑过来,自投罗网……

雪是大自然的精神,是冬天的福音,滋补和呵护天地万物,洁净和拢住人们的灵魂。这样的冬天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改变了,变得枯燥干冷、灰不溜秋。无雪的冬天让人们烦躁不安,甚至会拖累年节变得模糊、混沌。就在我对下雪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的时候,一天早晨,按时被闹钟叫醒,收拾好泳具准备去游泳馆,一开门陡然发现门外的世界大变了。灰暗而拥挤的城市被层层叠叠的洁白所包裹,白得透彻,白得清亮,连被清洗过的空气都凉沁沁带着一股清香。高高低低的建筑、树木、线路与管道……城市能分出多少层横面,就有多少层洁白,足可称得上“银色三千界,瑶林一万重”。马路上积雪没了脚面,人很少,车也很少,有些街段雪如处子,我的自行车在上面轧出了第一道辙印,破坏了雪的平整和宁静,既有些不忍,又有一种独享的快乐。自行车已无法再骑,只能推着它碾出“嘎嘎”的声响,一如心的欢快。

每天在游泳馆里的一个多小时,常常是一天当中最轻松愉快的时候。大雪之后,更有一种异样的兴奋,泳友们说的全是雪,脸上挂着雪花般的笑容。游泳完了,我仍不想回家,要饱览这难得的雪景,便推着自行车拐进堆山公园,山上山下一片皑皑,清绝幽香,纤尘不染。白雪同阳光相辉映,熠熠耀眼,天地间变得明亮而辉煌,原本冰

雪后“吃春”

□蒋子龙



凉的雪,却成了欢乐的温床,奇异而迷人。来山前赏雪的人很多,所有人在雪地上都变成了孩子,大家都想在未被踩踏过的白雪上,留下自己的脚印,都想摸一摸雪,或将雪攥成雪球……

我绕到山的背后,人却很少,只有一老者在山坡上弯腰寻觅着什么。我以为他掉了钥匙或手机之类的物件,白雪上落黑物,应该很容易找到,便上前帮忙寻找,他却提醒我道:“小心别踩了!”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,在一块石头下面,洁白的一层薄雪上面,托着两片翠绿的嫩叶,水灵灵、肉嘟嘟,格外喜人,真是“动人春色不须多”。老者蹲下身子,小心翼翼地扒开雪层,将这株神奇的小植物拔出来,十分珍爱地托在掌心,比一根手指长不了多少,大小一共四片叶。我大为惊奇:“这是草芽还是菜?这么冷的时候还能钻芽长叶?”

老者一笑,甚为得意:“对了,它稀贵就稀贵在最冷的时候冒头,喜欢长在石缝里、断崖下,或不被人注意的角落,平时紧贴着地皮,一下雪就支棱起来,好像给春天报信。”

“好一个春嫩不惧寒!”

“你如果拿它当草,那也是仙草,实际上它是一种野菜,土名叫‘吃春’。”

“吃春?”我咂摸着老者话里的韵味,吃到它就等于吃到春天了?还是春天想吃它才乘雪来到人间?这正应了古人的名句“春色先从草际归”。有了这样一场雪,春天就开始发芽,渐渐会变得芬芳。这样的春,才是新春,年也才称得上是新年。

老者掰了两片“吃春”的嫩叶递给我,我放进嘴里慢慢品尝,微甜、多汁,后味还有一丝淡淡的清香。老先生告诉我,明天早晨来,可能会多找到几株钻出雪层的“吃春”。于是,我们约定,明早继续到这儿来“吃春”,然后,分头下了山。

我走到堆山的东侧,从远处东湖的湖面上传来阵阵喧闹声,冬泳者把靠近码头的坚冰砸破,清理出一块十几米见方的水面,一位老人站在码头的高台上,振臂高呼,然后纵身跳入水中,轰然激起一阵大笑。其他人也纷纷仿效,呼喊着各种各样的滑稽口号跃入水中。破冰垂钓者则远离嘻嘻哈哈的冬泳者和看热闹的人,在湖的深处星星点点铺开阵势,像白棋盘上的黑子一样均匀。

我推车走出堆山公园,市区主要大道上洒了盐水,被汽车轮子反复轧过之后如同新翻过的土地,雪花洗净了车轮自己却变黑了,雪泥堆出了一道道垄沟。街道上车多人多,碰撞的多,摔跤的多,却很少有生气吵架的,挨摔的人乐乐呵呵,看摔跤的人也乐乐呵呵。一场大雪居然使紧张、烦躁、牢骚满腹、火气旺盛的城里人变得和善了。人们一旦取得了跟大自然的和谐,会感到幸运和快乐。未春先有思,人们的心里已经洋溢着暖暖的春意。

也许是为了保存这场难得的大雪,雪后气温一直很低,把松散的雪花变成坚固的整体,抗拒着来自外力的摧残和阳光的融化。在城里的背阴处和人们较少踩踏的地方,仍然保留着一层光滑结实的残雪,记录着天地间曾经有过的洁白,并以此迎接热热闹闹的新春。

大家V微语

最初的一堂课

□叶孝忠

●有很多记忆,在当时微不足道,甚至看不出深意,只觉得应该是某种启示。要到很多年后,才会发现:哦,原来是这样的,也应该是这样的。那真是一件不应该被记住的事情,但很多年以后,竟然还记得。

●那是在路上经常会发生的事,一次最普通不过的萍水相逢。当我正要离开开罗的时候,在旅舍里遇见日本人K,我们曾经在耶路撒冷住过同一家小旅社。K刚抵达开罗,我就要走了,不如一起吃顿晚餐吧,饭后我就得搭乘夜车,去下一个陌生的目的地。晚餐之后,K说:“我送你到车站吧。”我们穿过混乱的街头,抵达车站,找到月台。我上了即将出发的大巴,时间到了,说了再见,车门关上,司机发动了引擎。两个世界。

●夜色迷离,估计是路上的灯不多,不一会儿,就是一片天地漆黑,星辰闪亮,我心中隐隐约约觉得不舒服,但说不出为什么。后来遇见的人多了,说再见的次数也多了,说了再见却不会再见也成了常态,慢慢也就习惯了,道别变得越来越轻松,越来越无所谓。习惯就好,习惯能让一切变好。

●然后又过了好多年,这份不太值得书写的记忆又突然变得鲜活起来。那个夜晚,杂音的声音、在陌生地的恐惧、那真诚却不忍说出口的再见,历历在目。而我不是更应该记得金字塔高耸的智慧,和埃及博物馆里陈列着的伟大死亡吗?

●我终于能理解那个开罗夜里莫名的忧伤。最初那场道别的意义也渐渐变得清晰。原来人生就是由举足轻重到微不足道的道别所组成的。十分钟或几十年,甚至一生一世,到了应该告别的时候,也都变成一瞬间。那一份最初的忧伤,其实就是用来提醒你,这一切总会走到说再见的那一天。但我用了那么长的时间,才读懂生命最初想要教会我们的一堂课。

读史札记

为伊折枝

□陆春祥

挟泰山以超北海,是不能也;为长者折枝,是不为也。大部分时候,我们帮助人,只是折枝而已。

读完《庄子》,感觉庄周什么事都讲理,说寓言给你听,讲笑话给你听,是一个不太会生气的智者。但有一次,他却为饥饿生了气,生了很大的气。

马上揭不开锅了,为一家老小计,庄周厚起脸皮,去往他做漆园吏时认识的老朋友监河侯那里借点粮吧。监河侯却找了个理由搪塞:好的,老兄,待我租地上的租金收齐,借你三百两如何?庄周赶了两天的路,眼冒金星腿脚乏力,自然生气了,不过呢,哲学家依旧斯文,著名的成语“涸辙之鲋”诞生了:昨天早上,我来的路上,听到了微弱的呼救声,仔细寻找,发现车辙里的小沟中躺着一条鲫鱼。我很惊讶地问:鲫鱼呀,你从哪里来呢?它对我说:我是东海神的臣子,请给一升水让我活命吧。我立即答应了它:好的好的,东海臣,我将往南去游说吴王、越王,再说动他们引西江的水来迎接你,这样可以吗?东海臣向我大发脾气:我只要一点点水就可以活命,您却这样调侃我,那不如直接去鱼干店找我吧!

小学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这个成语的时候,谆谆告诫:少说空话,多办实事。还要顺带贬一下不讲情义的吝啬的监河侯。

对监河侯来说,庄周只需要几升粮食就可以渡过难关,那大量的银子,庄周眼前并不需要。而且庄周说得很清楚,是借,不是白要。

救眼前急,帮助人的最常见方式之一。不吃嗟来之食,是谓帮助的底线。

城市笔记

夜间电影院

□郭韶明

夜晚会给城市戴上一层善意。

末场电影结束,领位员会微笑着将你带向另一个出口。停车场只有几辆车,但工作人员还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,给你一个手势。这会儿还在工作的人,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成一个温柔的人。夜班公交车从十字路口缓缓滑过,除了司机空无一人。24小时餐厅灯火通明,里面装着夜晚的食客。零点以后的这个城市,是如此具有美好夜晚的气质。

我心情不好的时候,喜欢去看夜场电影。影院里通常只有一两个观影小伙伴,大家难掩好奇心,会彼此好奇地看一眼。电影开场,谁也不再搭理谁,直到散场灯光亮起,再打一个照面。换成白天,你是不会对身边任何一个观众感兴趣的。

关于观影时的座位,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喜欢坐在影院的第一排,任画面冲刷这一天的烦心事。伯格曼的私人电影院一共有15个座位。从照片上看,前排最左边是他的专属座位。每天下午3点,伯格曼都会雷打不动地观看一到两部电影,有的时候是一个人,有的时候是和孩子们、亲友、邻居、前同事。

好早以前,我曾经特别喜欢最后两排,好像只有后两排才是好位子,其他座位都是将就。后来坐过一次第一排,就



再也不觉得最后两排才是黄金宝座了。实际上,如果是大一点的影院,前后有分区,那么后区的第一排无疑是不错的选择,不会距离前排太近,出入方便,观影距离也是适中的。有的影院为了多放一些座位,只有单侧可以出入,另一侧被墙堵死。有一次,我坐在后区头一排,看到两个人在黑暗中脑门直接撞墙。

越来越发现好片子都是夜间一个人去看的,与同伴一起经常会看到烂片。你们可能会因为场次要等,或者喜好不同,去随便作一个选择,好像看什么不重要似的。而你一个人的时候,看什么很重要,你就是奔着那场电影去的,你选了一个绝佳座位,你一定会好好看下去。

两个小时过去。你被强制锁定在座位上,不像去音乐会,旁边有个捣乱的孩子,或者节目单太太太沉闷,你开始玩手机,或者索性睡着了。电影院里,你只能坐在黑暗中,影像来了又消失,你很容易被故事击中,除非那故事真的太无趣,以至于你真的枕着它睡了一觉。

我喜欢午夜看完电影回家的感觉,好像一切喧嚣落了地。扭开门锁,家里静悄悄的,整个世界只剩下夜晚,时间从身上缓缓流过,只有夜间活动的人才能体会此刻之美。

海外风情录

冬宫画墙上的虚位

□邓跃东

俄罗斯冬宫陈列的画作除了挂在墙壁、橱窗上,还有大量挂在天花板上,得仰头观望。我找了一会儿脖子就酸痛了,便坐到展厅中间的长凳上歇息,抬头看到对面很多的人物画。相框里面都是标准式的上身像,四开报纸大小的画幅,横竖整齐地挂满了一面墙。

让我感觉奇怪的是,有的相框里没有画像,仅在底端留有姓名和生卒年,特别显眼。这是怎么回事?他们都是些什么人物?他们大多穿着旧式的华丽军服,我下意识觉得他们是过去的英雄人物,但又不确定,就向中文讲解员求证。

讲解员是俄罗斯人。她介绍说,这样的人物画像墙冬宫里有几十面,差不多每面都有几个空白的,这些都是俄国近代以来在卫国战争、开疆拓土及进步事业中牺牲或做出突出贡献的人。俄国普及人像油画,推崇把重要人物的形象留下来,统一保留,彰显历史,激励来人。有的人生前不曾留下画像,或突然殉职了,怎么办?不能随意虚构一张,就给他空留着,意即他在国家历史上是有位置的,底端写上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份。这样,自然地勾起人们缅怀的情思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刘放
 一版编辑:赫巍利
 一版美编:冯漫
 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 专供报

